

远近

王果

那是青山北郭，那不是青山北郭
那是飞阁流丹，那不是飞阁流丹
那是大漠落日，那不是大漠落日
那是白波九道，那不是白波九道
那里莺歌燕舞，绿肥红瘦
那里莺也不歌燕也不舞
那里绿也不肥红也不瘦

那些奇异的迷人的万千景象，
原来是一片空荡荡，一片白茫茫。

王果

远近



责任编辑：成亦山

封面设计：甘晓培

远近

王果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定西路710弄3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市第二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75 插页 4 字数 83,000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册

ISBN 7-80510-163-3/I·48 定价(软精装) 2.45元

目 录

《远近》片记·····	耿庸 1
-------------	------

呼 唤 黎 明

我要趁这早晨的时光·····	6
我的身体像一座火山口·····	9
我怀念海·····	10

苦 难 历 程

垦荒四题·····	14
树·····	14
野草·····	15
古战场·····	15
冬天的夜晚·····	16
山野投宿·····	17
我是山的儿子·····	19
无题·····	23

北 窗 内 外

清溪·····	24
小草说·····	27

喜悦·····	29
准备扬帆·····	30
赠您一株还魂草·····	31
北窗内外·····	33

为 人 而 歌

普罗米修斯同我们在一起·····	35
第一缕晨熹·····	37
黄河象·····	39
麦积石佛·····	41
伏羲古柏·····	43
大地之歌·····	45
布鲁图头像·····	48
有一双深邃的眼睛·····	49
盲姑娘的手杖·····	52
浪岗·····	54
不如归去·····	55
山魂·····	58
红豆草	
——致王素香·····	60
江南小景·····	65
小巷·····	65
河港·····	66
黄山二题·····	67
潇潇春雨四月天·····	69
相思树·····	70

留得桂山漓水在·····	71
雪夜听琴·····	72
晚境·····	74
庐山的黄昏·····	76
广州印象·····	80
人世的荫凉·····	82
太阳自述·····	83
古栈道·····	85
不能忘却的纪念·····	87
绿荫深处·····	89
银川平原·····	92
贺兰骏马·····	93
三尺脊梁·····	94
巫山云雨深沉处·····	97
幽·····	98
多重奏·····	99
驯景·····	100
普通一獭·····	101
鹤鸣九皋	
——题国画《鹤翔》·····	103
千古智者·····	105
童心·····	106

亦 远 亦 近

普希金纪念碑情思·····	107
寻找·····	112

我心中的湖.....	114
远近两首.....	116
五十岁的新郎.....	118
白头情诗.....	121
记一位友人.....	123
湖窗吟	
——致友人.....	125
小鸟的友情.....	126
帆与帆一同行进.....	127

海 思 涓 滴

镜子.....	129
井水.....	131
疏浚两章.....	132
海思五首.....	134
出土文物.....	137
浣纱何处.....	138
长翼.....	139
幽灵.....	140
登岱.....	141
蜃景.....	142
后记.....	143

《远 近》片 记

耿 庸

撇下一本据说这一代人的孙子才能悟其玄机的诗集，便来读王果的《远近》，真有如走出令人窒闷的、西方古堡式的又昏暗又霉湿的阴森甬道，呼吸到了明朗阳光里的洁净空气。我于是感激我的这位诗人朋友。

但我并非要对王果的诗作吹嘘性的评价。朴拙的王果本能地排斥朴拙不了的吹嘘。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从来称得起艺术作品的艺术作品，总是一代一代地流传着，其所以不预约专属某一代人的孙子，就在于它是以当代人为第一接受对象。诗写给孙子那代人欣赏也许是在炫耀一种超前意识，然而这是无可奈何的：失去了现在，也就无所有于将来。倘若诗写供这一代人的孙子是表示作者意境的高远，则未必不会是纳西塞斯(Narcissus)式的自我钟情，其虚幻大抵如王果的《蜃景》揭示的那样。

王果的诗质朴平实一如其人。就此而言，王果的作品缺乏有如魔术师的障眼法和催眠术的现代技巧，用时行的男士系列化妆品“美化美化”模样儿即形式。王果也真做不了某种诗歌“新潮”的弄潮儿。

但王果的诗自有其广阔的空间。他保持并展现自己的本色,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一如水仙花就是水仙花,用不着去嫁接紫罗兰加郁金香加毋忘我。质朴本来就是一种美。诗的美因此并不仅仅在于外观的形式;而美的形式又总须由相适应的美的内容来充实和完善。诗人对身在其中的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和精深理解,才是诗美的活力的动源。根源于生活的王果的诗追求并展现了这一活力。我无能判断王果的感受力、思想力和艺术力达到何种深度以及是否在同一水平上。但我了解,诗集《远近》是王果艰难地跋涉过来的人生历程的情绪记录。乖蹇的厄运、沉重的步伐、失望和希望、颤慄和镇定,搅拌在痛苦和喜悦的诗歌里。从《我要趁这早晨的时光》到《蜃景》,时间跨越了40多年,无论在风格上有着怎样的变化,题材上有着多大的不同,它都是王果“一鞭一创痕”的人之歌,却不仅是王果“一步一血印”的生活之歌。

质朴无华是王果追求的艺术风格。执着地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和人的价值的呼唤,则是他诗作的主要内核之一。可以说,历史上一切卓越的诗人包括东方的和西方的,无不具有关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逆反的忧患意识。这不是诗人一己的恩怨。40多年前的少年王果谛听到如下的人间天籁:

庙檐下逃荒老人的呻吟声音
对门垂死的婴孩的哭叫声音

麦草架上雄鸡啼鸣的声音
隔壁河南老乡打铁的声音
谱成一曲黎明的交响乐
把我唤醒来的

——《我要趁这早晨的时光》

这是历史的纤绳超负荷的奋力进击的“号子”！王果满腔热情地加入这支纤夫大军，“扬帆南下 / 饮马长江 / 少年意气豪壮。”然而时隔不久，“一股狂暴的风把他席卷又撕裂 / 碎了，撕碎的是我们滴血的心。”原来，生活“像蒙住眼睛的毛驴围着空磨 / 我们在无尽的穷山里旋转。”旋转，旋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水上纤绳”到“地上木轭”——

犁出了两条宽宽的渠道
那就是黄河与长江

——《有一双深邃的眼睛》

王果的歌声是如此深沉如此厚重！这是他为我们伟岸民族谱写的命运交响曲。近年，王果跋涉到“红旗漫卷西风”的六盘山巅，那儿的毛驴，引起了诗人强烈的震动：

它三尺脊梁何止负荷百斤
载货、拉车、犁地又驮人
它的颈项有一圈深深的痕迹

那是轭轳常年累月留下的标记

——《三尺脊梁》

严酷的生活收获严峻的诗美。

生活之流从“浊浪排空”到“一碧万顷”，要付出何等惨重的代价啊：

马蹄践踏过我的头颅

牛羊啃噬过我的躯体

冰雪要把我埋葬

野火要把我烧死

——《小草说》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率诚地坦露了自己在漫长的《冬天的夜晚》的心态。王果不是棍棒不入的气功壮士，更不是神机妙算的先知先觉，他是凡人，像路边墙脚小草一样平凡的凡人。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他不能不忧郁不痛苦不悲愤。一个会写小说的才子说，他在劳改农场里感到生活的温馨。这只能是舞台上涂抹了油彩的豪言。文学呼唤真诚，“在有真实的地方也就有诗”（别林斯基）。在荒冢断垣的苦役囚地，王果发出了令人揪心的咏叹：

吞进去的是成品

吐出来的是渣滓

星罗棋布的土高炉并非长城屏障
它周围掩埋着无数孟姜女的骸骨

——《古战场》

我不认为王果的诗已经达到忧愤深广。但读他的这些篇章，心情总很难平静。于是我想到艾青，这位哺育了一代诗风的巨擘：“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

在经历了冰与火、血与泪的磨炼之后，生活真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从神到人是这个嬗化的主要标志之一。王果从血肉之痛中感应到这一大地的脉搏。在《远近》这部诗集中，他的主旋律是“为人而歌”。

我和王果来自同一炼狱。悠悠二十余年的囹圄生涯馈赠给我们一头白发。“老夫聊发少年狂”——王果在他的《白头情诗》里，写下了这样隽永的句子：“是常年航海的水手 / 是徒步跋山的旅人 / 终于临近终点 / 临近终点的那种心情。”是的，温暖的篝火迎接了我们一群风雪夜归人！

1988年初春于广州流花湖畔



呼唤黎明

我要趁这早晨的时光

早晨，我打开朝东的窗扉
一切都是原始的纯净
土地
从昨夜大雾的覆盖下起来

我漫步在湿淋淋的田野上
我知道，我是怎么醒来的
庙檐下逃荒老人的呻吟声音
对门垂死的婴孩的哭叫声音
麦草架上雄鸡啼鸣的声音
隔壁河南老乡打铁的声音

谱成一曲黎明的交响乐
把我唤醒来的

我揩去了眼睛里昨夜的污垢
向面前高粱的纵队
深深吸了一口气
早安，多难而又坚实的大地

哦，农民伯伯
你这么早就把牛放到田里
耕起地来啦
你看你发光的犁头多漂亮
你看你种植的小麦多丰满

你也起来得这么早
你这邻居的小妹妹
你挎着竹篮到哪里去呢
是不是又要打猪草去
好的，回来的时候
不要忘记给我带束野蔷薇

放蜂的大伯，赶集的大婶
驾大车的哥哥们
牧牛羊的小弟弟们
你们好像约定了时间
一齐出动啦

是的，我是个学生
请不要用陌生的眼光看我
我也和你们一样
要趁这早晨的时光劳作
因为雄鸡啼唱的声音召唤着我
因为老人和婴儿呻吟的声音催动着我

1946年6月于西安郊区

我的身体像一座火山口

置身这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
仍然惦怀那大风沙里
生育了我的一片黄土地

西北高原干巴巴的田野
春天看不见麦苗绿
听不见牧歌飘荡
窑内布满窟窿的土坑上
躺着生病的阿宝
窑后荒草凄迷的坟场上
卧着瘟死的老牛
老头子噙着旱烟管
呆呆地站在窑门口
小媳妇蹲在灶角
凝望着冰冷的锅底哭泣

哦，在这繁华的不夜之城
我的身体像一座火山口

1947年7月于上海

我 怀 念 海

虽然长途困苦的海程损害了我的健康，
虽然我们是在惊涛骇浪中虎口余生，
但是，我怀念海！

从北方的海港出来，
我和老船工在一条船上。
面对浩淼无垠的天空和海洋，
面对海鸥和海燕的奋翮翱翔，
我们浑身充满了快乐和力量。
是的，
青春的生命是我们的，
战斗的生活是我们的。
我们要渡过这深奥的大海，
到南方去，去开拓理想。

这是一个阴郁的日子，
沉重的乌云凝聚着，
包藏着一场暴风雨。
倏然，一叶舢板疾驰而来，
老船工警惕地告诫：